

聋教育

我有话要(((说)))

梅芙生◎著

若要人生没有缺憾，是天使的梦想，
要让人生少一些缺憾，是人的追求。

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聋教育

我有话要(((说)))

梅芙生◎著

若要人生没有缺憾，是天使的梦想，
要让人生少一些缺憾，是人的追求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聋教育, 我有话要说 / 梅芙生著. —北京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184-0641-8

I. ①聋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聋哑教育 IV. ①G7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8307 号

责任编辑: 刘云辉 责任终审: 劳国强 封面设计: 悠缘华夏
版式设计: 戚克娜 责任监印: 张 可

出版发行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(北京东长安街 6 号, 邮编: 100740)

印 刷: 洛阳市报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97×1092mm 1/16

字 数: 120 千字 印张: 10

书 号: ISBN 978-7-5184-0641-8 定价: 28.00 元

邮购电话: 010-65241695 传真: 65128352

发行电话: 010-85119835 85119793 传真: 85113293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lip.com.cn>

E-mail: club@chlip.com.cn

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

150325Y1X101HBW

目 录

我是个聋人 /1

浅谈专业美术教学的知识性、实用性、趣味性 /68

浅谈手语 /73

说一说聋校的语言教学问题 /77

浅谈我国聋人语言教学法 /85

说一说无障碍与电视 /97

讲述幼学钩沉 /99

谈一谈聋哑人绘画艺术 /115

说一说手语族与聋人文化 /120

刍议聋哑教育 /125

也说全纳教育 /131

谈一谈从根本上改造聋哑教育 /136

随记 /140

聋人要自强，自尊 /144

我是个聋人

一、童年

我祖上约从康熙年间由安徽歙县移往江苏常熟。祖居就在常熟北赵弄（山景园酒家附近）。房子有好几间，还有庭院。可惜抗战时这一带遭日寇飞机狂轰滥炸，被夷为平地。抗战胜利后，回去一看，早已面目皆非。还是在老照片上看到父亲抱着六哥在庭院的花丛中的样子，才想象了个大概。

我父亲姓梅名玉峰，十六岁时独自赴上海谋生，千辛万苦，才创下了基业。后携妻带子，定居上海。一九三七年，八一三抗战，一家人从南市载华里逃难到法租界的南阳桥敦仁里。我生于一九三七年农历丁丑年十月二十一日。我母亲姓周名兰英，此时已四十四岁了。我为第十三胎，因上面有五位兄姐夭折，所以就算老八。后来住到了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尚贤坊。尚贤坊是一个大弄堂。住着形形色色的人，小孩也特别多，一天到晚打打闹闹的，不是一个安静住所。所以，后来就搬到徐家



汇天平路一一六号。天平路在那时是新区，两边房子很漂亮，又有有轨电车，可通到十六铺外滩。华山路小菜场就在附近，南洋模范中学就在旁边，隔壁还有一所幼儿园，是比较理想的住区。

我母亲每天早上要去华山路的小菜场买菜。她五十岁了，迈着小脚，扛着大菜篮，吃力地往返。回家后，烧饭洗菜洗衣，做家务，实在辛苦。中午要照顾大家吃饭，到了下午，才得以休息。有时搓搓麻将消遣，是唯一的乐趣。

母亲在天平路一带往返，都要路过淑英小学幼儿园，总可以听到里面传出孩子们的歌声和嬉闹声。日子一久，很自然地有了让我去幼儿园的想法。不过，该园有规定，满六岁才能上幼儿园。母亲就隐瞒了我的实际年龄，让我不到六岁就入了园。

我母亲从未上过学，通过自学，略识文字。当然，她关心子女成长，不仅仅母爱而已，她希望子女有出息，学出点名堂来，光宗耀祖。据说，母亲嫁入梅家，相夫教子，勤勤恳恳，才使得梅门兴旺的。我二姐和我终生从教，三哥、四哥海外经商，五哥是上海广慈医院传染病科主治医师，六哥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是长江航运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。七哥是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，因言论出格，遭划右派，前途坎坷，与妻儿分离，孤身一人在天津十八年，晚年才调回到上海教书。

我对母亲这样不按部就班很是感激。这使我“抢先了一步”，有机会在普通教育园地里过上孩童的集体生活。开头几天，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裳哭：“妈，我不要去……”其实，幼儿园并不上什

么课，而是听老师讲故事、学唱山歌和同学做游戏。下午三点就可以放学了。每天上午九点，还可以吃一顿牛奶饼干，蛮开心的。所以 我很快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。记得唱过这样的歌：“门铃叮叮大门开，绿衣邮差送信来。这封信从哪里来？小人国里寄得来。信封没有邮票大，大字会变蚂蚁小。快拿放大镜儿来，让我仔细瞧一瞧。”好有趣啊，让我好几天都在痴痴地想着小人国的事。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课：天上的云，从哪里来？天上的云，怎样变成雨？”不记得它是国文课还是常识课，反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些都开启了我的智力，使我动脑筋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知道了读书很有意思，唱歌原来那样好听，令人开心。可是，从此之后，我再也听不到了！我永远告别了普通学校的学习生活。这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！

一九四二年，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。我二姐、三哥、四哥、六哥分别去了昆明、西安、重庆。既为避难，也为读书谋职。往日一家人围桌吃饭，饭后聊天说笑的热闹情景，不复有了。临别前，祖父带着全家和小叔一家，去蝶来相馆，拍了梅氏全家照留念。回来后，我看见他老人家颤巍巍的，没有笑容，坐在沙发里发呆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。长大了才领悟到，老人家在难过呀：人生最大的痛苦，就是生离死别。老人家已七十多岁了，还能和小辈有重逢之日吗？一年之后，他果然得了重病（腹水），躺在床上长吁短叹，不久就去世了。此时，家中的生活已陷入了困境。母亲经常光顾当铺，弄点钞票维持家用。记得那时买的是发霉的糙米，放在菜篮子下边，



上面再弄些青菜之类盖起来，以掩穷窘。许多时候，全家只好喝粥度日。我那时乳臭未干，只知道白相（玩）吃饭挑食。有一天，竟撞翻了一大锅粥，急得父亲直跳脚。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因战争关系，兄弟姐妹很少来信，家信也不知兄弟姐妹是否收到。急得爸妈思念不已，常常流泪。有一天夜里，母亲做了个恶梦，梦见二姐、四哥和六哥被日寇放入一只大油锅中煎。人在油锅中，瞪大了眼，上下翻滚，惨不忍睹。恶梦醒来，心惊肉跳，不是哽咽，就是痛哭，不能自己。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日寇的凶残和战争的恐怖。后来姐姐告诉我，她和四哥、六哥与一批逃难的青年人确实被日寇抓住了，正要被机枪扫射之际，有一个会说日语的青年人突然喊话，说明他们只不过是求学的小青年，才获得释放。一路迢迢而行，来到汤恩伯兵营。汤恩伯留大家住了一宿，第二天给每人发了一笔钱，大家才得以归去。真的好险啊！

我家虽在法租界，但此时南洋模范中学附近的法国兵营已撤走，换来了日本骑兵营，可知日军扩张得势。我常常看到日军骑着高头大马，在华山路菜场一带，横冲直撞，耀武扬威。买小菜的老百姓吓得东跑西躲。我问妈妈：“中国兵呢？”母亲慌忙捂住我的嘴，摇摇头：“不要说，东洋人听见了要杀头的！”我愣了一下，沉默不语了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早先上海是“魔都”，外国人横行，作威作福。日本鬼子想独占上海，称王称霸，但它被打败未能得逞。这样半个世纪之后，它还在

重温旧梦，侵我野心不死。我国虽已强大了，也要常备不懈才是。

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，跪在椅子上靠着桌子做作业。不知怎的了，身子老往后斜靠。幸而有椅背挡着，才没有跌下来。后来，支持不住了，只好放下没做完的作业，早早地躺下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张开眼，感到全身乏力，懒得起床。母亲早站在床边了，柔声地问我：“不惬意吗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”我点点头。这样，母亲吃力地背着我，迈着小脚，好不容易把我送到了严今康医师诊所。这是怎样的心力承重啊！每每想起慈母的恩情，只有深深的思念，而无从报答呀！严今康是上海名医。他查诊后说：“脑膜炎。要赶快打针急救！”“脑膜炎？”母亲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紧张兮兮地问道。“是的。要注射盘尼西林。”盘尼西林，这种药在当时是很名贵的西药。母亲商量地说：“我钱没带够，马上回去取来，好吗？”严医生说：“我先给孩子打针，回头你再交钱吧，不能耽误了。”严今康医师就是这样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的。母亲含着泪说：“真太谢谢了！”我暗自吃惊，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，要不，母亲怎么会有这样的神情呢？注射后，我稍睡了一会儿，睁开眼，看见父亲正带着忧伤的神色凝视自己。“爹爹！”我喊道。父亲忙靠过来问道：“难过吗？”我摇摇头。父亲才稍微安心地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，我又迷迷糊糊睡了。回到家我才模模糊糊觉得七哥在背我上楼。这之后，我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中。直到初夏，我才清醒过来。据知，



脑膜炎的后遗症是：1. 聋哑；2. 盲；3. 弱智。我因治疗及时，多亏了严今康医师，只不过落得耳聋而已，这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脑膜炎或是药物的副作用，烧坏了我的耳神经，我的听力逐渐地丧失了。我母亲心地善良，虔事观音，不妄杀生，晨起一柱香，数十年未辍，初一十五茹斋，终生未易。我病好后，她三天两头去菜场，买竹笋之类给我吃。母亲烧的竹笋，味道好极了，我离开母亲，就再也没吃到过。一天，母亲正在念经，我对母亲说：“我的耳朵里老有杂音在吵，真讨厌！”于是，母亲带我去广慈医院，找耳科医生给我检查。医生检查后，询问了我的情况，说道：“耳鸣是聋的先兆，孩子的听力将慢慢地丧失。”“有办法治好吗？”“神经坏了，难。”爸妈急了，带我跑了好几家医院，中西医都看了，内外药都服用了，花掉了很多钱，一直到我听不见声音为止。

二、小学

我耳朵一聋，尽管发音器官完好，但发音不清和不准了，说出来的话音难听起来。有时声音过大，爸妈要我小声点，可是我听不见，不好控制。更不要说唱什么歌了，让人听了刺耳。妈妈不忍心当着我面指明，叫七哥告诉我不要再唱了，这让我莫名其妙，很不快乐。邻居小朋友疏远我了，不喜欢和我在一起玩了，连亲侄儿老虎也如此。原来我听不见了，别人还能和我说什么呢？要玩也没法一起玩了。不少人骂我：“聋朋！聋朋！”（好比北京人骂哑巴！哑巴！）视我为另类。我感到前

所未有的孤独和苦闷。

我父亲是小商人，只上过私塾，因生性好学，颇通文墨。一有空闲，总不忘督导子女读书上进，常常将报上看到的新闻或外面见到的趣事讲给大家听，互相通气，寓教于乐。爸爸见我在旁边闷坐，总会对我说：“慢慢来，我写给你看。”我感到无比温暖。只有父亲知道儿子的心事和需要。每每我和爸妈看完电影，回到家里，父亲总要找纸笔把戏情写给我看。例如有一次看完《文天祥》，回家后父亲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，文天祥是个大忠臣什么的。文天祥死后，在他身上发现了名言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。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父亲使我获得信息，增长了见识，还使我提高了书写能力，对我的成长影响是深远的。我耳聋之后，父亲首先关心的是我要读书。记得他对母亲说：“毛毛（我小名）聋了，不要紧，要想法让他读书，不读书长大就是庸才了，这才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事！”父亲是有远见的。父亲决定了我的命运。直到我五十多岁时，老父亲还在信中嘱咐我要好好教书，终生以教书为职。是的，我是聋人，教聋哑人读书是最适合不过了。

二十纪五十年代起至今，聋哑教育锁定为《语言教育》，专门搞教说话的口语教育。其实，耳朵聋了，听不见声音，就没法学说话。即使发音器官完好也是没有用的。学说话，不但要自己说，也需要听人说，需要不断地听和讲，反复不断地与



人交流，从中领悟语音、语气、语意、语法之微妙，从而开发智力。听不见一切只好打住了！听不见，是没法接受有声语言的。口型语，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心灵感受的死语言，它没有声音或不成声调，不能作为交流用语，所以不值得花时间去学。我聋了，只能说一点聋之前会说的话，而且已记不大清楚了。聋之后我无法接触新语言，连许多字词也不会读。后来通过不断看书，我有了自己的记忆符号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符号）。至于耻辱与否，全是心理作怪，你以为有，就有；你不理会它，就没有。聋哑人被人歧视，这是客观存在，一时没办法改变的事。只要自己读好书、有知识、能书写文章、有技能、会做事，凭此可以生活于社会就行了。也许生活不比一般人差呢，否则，麻烦大了！聋哑人要学好手语，这是聋人的视觉语言，如果连手语都不会，聋健两头都不能交往，可惨了！现在，国际上已认识到聋哑人没有视觉手语是不行的。排斥手语是错误的，要尊重手语。

我爸爸在上海爱多亚路（今延安中路）的浦东大楼五楼上，找到哑青学校，就带我去报名入学。该校很小。不过七十平方米左右，用木板分隔为田字状，大间为教室，小间为校长室，另一间为教师办公室。学生只有四十余人，年龄参差不齐。后来我才知道该校也是聋哑青年办的。多亏了社会热心人士施肇曾先生的大力赞助才办起来。校长胡文忆是位聋人，他只有小学学历，自学成才，会写诗、画画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手语讲

课活灵活现，妙趣横生，极为通俗易懂。学生都很喜欢他，尊敬他。那时，不少聋哑青年，出于责任感，不惜毁家兴学，办起众多的聋哑学校。他们的学历都不高，都是自学成才，能教文化课和技术课，培养了很多聋哑人才，为聋哑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。上海有一位名叫袁履登的社会人士，擅长书法，写了一首诗，赠给胡文忆校长：“茫茫尘世，众生芸芸。树木树人，洪炉陶熏。惟彼耳聋，有耳难闻。惟彼病哑，有口难声。毅力教导，端赖胡君。授之以艺，谋之以文。他日造就，学高机云。胡君之志，庶几超群。”对聋哑人来说，就是要授之以艺，谋之以文。没有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，就难于生存，这是真理。生活就是这样残酷。脱离实际的空想、吹牛、骗人，最终只能害人害己！

我初进哑青学校，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看到大家都不说话，只用手比画，表情丰富，却不知在说些什么。不过，看得出都是很平和、很开心地交谈。因为我不会手语，学习很犯难。母亲主要嫌路远，父亲早晚接送很不方便，所以想换个学校。打听到较近的徐家汇圣母院里也有一所聋哑学校，便让我转学去了。

圣母院里有很多中外修女，聋校就设在一间大房子里。老师只有三个中年修女和一个老太太，从头到脚，一身黑衣鞋裤，胸前挂着一个大银质十字架。我问妈妈：“这是老师？”妈妈微笑点点头：“是老师。但不要叫老师，叫姆姆。”圣母院的



聋哑学校是专为女生开设的，所以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生，男生只有三四个人。一位姆姆领着我们来到一位白发苍苍高鼻子碧眼睛的老姆姆面前，介绍说：“这是斐姆姆院长。”母亲要我跪拜斐姆姆，我顺从地跪了下去，斐姆姆扶住了我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欢迎你来。”我端详了一番，这位老太太，大概八十多岁了，颤巍巍的，很老了。斐姆姆微笑着看着我，叽哩呱啦不知讲了些什么。翻译姆姆过来问我：“几岁了？”我回答：“八岁。”斐姆姆闪动着眼说道：“口齿清楚。”母亲说：“不过，耳聋了，有时也说不清楚。”斐姆姆答道：“不要紧，可以调教好的。”（这是口语教育者套学生的话，后来证明不可能调教好的）事后，我才知道斐姆姆是法国人，年轻时就来中国传教办学。现在是圣母院女子聋哑学校院长，因老了，不教书了。我有幸与她有一面之缘，可没机会听她上课。没多久，她就辞世了。

开始，我由老太太教“b、p、m、f”发音。我望着她没有牙齿的嘴觉得滑稽。我是来读书的呀，你教我“b、p、m、f”做什么？怎么没有发书呢？后来，姆姆知道我是聋子，会说话，还读过普小一年级，就调我到张姆姆身边读书。树上小鸟啼，孩子心里喜。孩子托着笼子说：“啊，小鸟呀，快飞进我的笼子里，喝清水，吃白米……”小鸟说：“不，山泉里也有清的水，稻田里也有白的米，我不愿意飞进你的笼子里……”我和一位叫金锡娣的女同学，坐在张姆姆的左右边，摇头晃脑地朗读课

文，一点也不费事。张姆姆笑着称赞：“好，好！”

整个教室里，只有我和金锡娣能这样轻快地朗读，难怪张姆姆很欢喜了。但是，几个月里，我从没有见过张姆姆教过我们别的什么知识，只是让我们读了又读，使我感到腻味！旁边的许多同学，都呆头呆脑的，虽然表面看都长得不错。有一位叫“阿姨”的姆姆，年纪很轻，精明强干，但人很凶，对学生动辄就狠狠责骂，大家都怕她。她教了我和金锡娣几句简单的英语，如：你好，谢谢，再会……等。原来，这时候抗战胜利，不时有达官贵人和美国官兵光顾学校。阿姨教我们英语，也好应酬客人，领取赏赐。这些客人听到我们能说英语，无不惊喜，“OK！OK！”地赞叹，掏出口香糖、巧克力、奶油糖之类的给我们吃。客人一走，阿姨便将这些糖果分给全班同学吃，皆大欢喜。其实，这是在我们幼小心灵里灌输卑躬屈膝、摇尾乞怜的奴性意识，其流毒潜移默化，不能低估。

学校女生主要做女红，缝缝补补，编织什么的。有时练写大小字，由一位老太太执教。但是，从未见她们读国文、算学、历史之书。姆姆不会手语，造成学生知识浅陋，只是随年龄的增长多了些生活经验而已。圣母院聋校的许多同学我后来都没见过，只有女同学徐蕴珠到南京读中学。她长得很漂亮，但是文化太低写不通文字。在南京上中学的时候，不敢和在上海的朋友通信，只好等放假回家再说。每月她爸爸寄来生活费后，只能在回信里简单写上“收了”，或请同学帮忙把信修正后再



寄出。心里有什么话都无法倾诉，别提有多难受了。我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该校无力教书和传授知识；另一方面，又刻意灌输奴性意识。解放后，此院关闭。几十年后回去一看，变化甚巨，好多熟悉的门面都不见了！

长久以来，我对圣母院充满了好奇。这里面有几处大花园，建筑壮观，设计很有特色。我们的学校不过是小小的一角。当时我一有机会，就跑出来东瞧瞧西望望。而且，老爱提问题。这是阿姨最忌讳的，所以她特别讨厌我。好几次她都这样说：“这个孩子不能要！”我不懂她的意思照样问。如见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就问：“我妈说菩萨是金刚不坏身，耶稣怎么会遭坏人钉死呢？”张姆姆说：“耶稣是神，不是菩萨。”“神比不过菩萨”“胡说！”阿姨在旁边恼怒地呵斥。有一次，我见到一幅地狱魔鬼图，只见这些魔鬼头上长牛角，铜牙铁齿，一脸狰狞。我就说：“中国的白无常和黑无常鬼，头上不长角，只各拿一把破扇子而已，外国魔鬼头上长牛角，露出毒牙，要吃人的样子，真滑稽！”这话传到阿姨的耳朵里，把我叫了去。她睁圆了眼，气势汹汹地说道：“你这小鬼不要指指点点，胡说八道！当心手指头烂掉，魔鬼吃掉你！”我天真地反驳，说：“我妈说过，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魔鬼是坏人、沟死鬼，不敢吃我的！”阿姨怒不可遏，拉起我的胳膊直往关闭室拖，一边拖一边说：“好，把你关起来，叫魔鬼吃你！”我一看不妙，哭喊道：“我不要，不要呀！妈妈啊……”我这一哭叫，声音

很大，惊动了周围，附近的人都跑过来看。圣母院是幽静的场所，这样吵吵嚷嚷是很犯忌的。张姆姆赶来一看，便对阿姨说：“交给我吧！”阿姨不过是助手而已，不敢违拗，于是放了我。不过她还是狠狠地说：“这种孩子不能要！”要是我是先天聋哑孩子，可能很麻木、老实，不会说什么，不会惹是生非。但我不是，我的心灵和思维，都与普通孩子一样正常，我对圣母院的看法和反应，也是正常孩子的反应。这个阿姨是因我触犯了圣母院的忌讳，所以才气急败坏欺负小孩子。张姆姆带我回到教室，问明了缘由，禁不住笑了起来。但又马上正色道：“这里是圣母院，不是寺庙，不一样的，以后不可以菩萨菩萨乱说。知道吗？”我擦着眼泪，委屈地点点头。圣母院里怪事真多。每逢吃饭要念谢饭词：谢谢圣母玛利亚，赐予我饭吃，阿门。我心里奇怪：只有爸妈给我饭吃，在这里吃饭是交了钱的。不交钱，谁肯白给我饭吃？令我讨厌的是，每隔两天就要去教堂祈祷，一跪就是两个钟头，真叫人受不了！我把种种遭遇告诉了父母：我不要去圣母院，我要上学读书。爸爸对妈妈说：“圣母院是外国人办的宗教场所，姆姆只知念经，不是先生，教不了孩子的！”原来爸爸也不赞成小孩子接触宗教信仰，何况又是外国信仰。后来没多久，就把我调到爱多亚路的上海聋哑学校去了。上海聋哑学校，一九三三年由孙昱森先生创办，原在南市老西门曹家街。一九三八年迁至爱多亚路。当时，学校条件很差，不但房子破旧，老师也寥寥无几，且不固定。我很失望，